

【大鵬隨筆專欄】第2446期 111/04/13

## 難忘的第一課飛行訓練

人生當中有很多的第一次。主任委員寫出的第一課飛行訓練，就如同大多數經歷完成陌生或非常不熟悉的第一次一樣：「與教官以無線電試通時，就開始有莫名的緊張了」、「說不出這是什麼滋味！」、「感覺這架T-28（教練機）怎麼這麼難搞？」、「此時我早已又急又緊張得汗流浹背了」，還有「我緊張得心都快跳出來了」。



傘兵自運輸機跳傘的畫面，吸引幼年時期的主委立志投效空軍，成為飛行員。  
（圖／軍聞社）



大鵬主委擔任飛行教官時，於 F-5E 戰機前留下英姿。（圖／空軍司令部）

民國五十六年空軍官校畢業後，通過了空勤體檢，終於如願可以上飛行線了，直到現在，內心都能回味出當時那股說不出的興奮及想當飛官的憧憬。

回想年幼時，多次看到飛機在空中「翻滾」，接著有人從「大飛機」裡跳出來，馬上就有一個大傘張開，實在太吸引我了，因此自幼就想成為他們的一份子！

我的飛行教官是馮汝元上校，大家都稱他「Colonel馮」，中等個兒、微胖的身材，標準形象是嘴中常叼著一根✂牌的洋菸。

我們有四個同學，是他在飛行學校帶飛的第一批學生，除了一位同學意志不堅外，其他三個同學都很爭氣的完成了基本組及戰鬥組的飛行訓練。

我因和教官同姓，可以感受他對我有「如父如子」的愛護與教導，在空中，我常因課目做不好，一再練習，每次如果在空中超過了一小時，下來後，教官要我只填五十分鐘，因為「階段考」是依飛行時數來安排送考的。



民國 109 年，主任委員偕輔導會同仁參訪空軍官校，在校門前留下精采回憶。（圖／輔導會）

飛行前的地面學科、座艙實習、模擬操作、檢查手冊等，我都一再練習與準備，自認為熟練無比，已經有點迫不及待了，記得第一次登進座艙，先戴上耳罩，調好聽筒，與教官以無線電試通時，很奇怪的，就開始有莫名的緊張了。

操作時，我依手冊訂定的程序開車（啟動），操作每個步驟時還要大聲唸出來，當螺旋槳一轉，那超大的聲音，連教官講什麼都聽不見也聽不懂了，況且飛機開始顫動得好像一匹不聽話的野馬，要一直踩著煞車，感覺這一切與日常生活習慣大不同，說不出這是什麼滋味！

教官把飛機滑進了滑行道，才交給我來操作，這需要用鼻輪轉向及煞車來平衡螺旋槳的扭力控制滑行道，這時飛機像一條扭曲前進的蛇，我怎麼操作都無法將飛機操作在滑行道的中線上，還有幾次滑到了滑行道邊，差點吃草（出跑道），教官幫我改正回來，我從地面上就感覺這架 T-28（教練機）怎麼這麼難搞？



空軍官校航空教育展示館展示了 T-28 教練機。  
(圖／林建榮)

在空中，我怎麼都找不到什麼是「天地線」，就沒法用來參考如何把教練機改成平飛。耳機傳來後座教官的指導，奇怪了，我怎麼就是做不到！造成了高度也起伏不定。教官幫我調整好了交給我飛，我感覺這架飛機就是不聽話，飛機內只有通風沒有冷氣，耳機裡不斷聽到教官的指責聲，此時我早已又急又緊張得汗流浹背了。

之後，依樣畫葫蘆的把大、小轉彎及左、右滾轉做完，正想快點回去落地吧！突然聽到教官要示範做「螺旋」，對著地滾轉，口中還要跟著喊：「一圈」、「二圈」、「三圈」，並要我看清地面，滾轉完還要大喊「改」，等到帶起機頭爬升高度後，教官就叫我我自己來做，我緊張得心都快跳出來了，第一次做得四不像，再做第二次，終於知道如何改出了。當飛機對地俯衝，看著大地上升，「說不怕才怪！」我還心神未定時，教官就問我機場在哪裡？我運氣好，看到機場就在左前方，耳機內傳來教官要我自己飛回去的指令。要知後事如何，受限於篇幅，請待下回分曉。（警語：提醒您，抽菸有害健康）